

目 录

卷一	1
卷二	6
卷三	10
卷四	13
卷五	17
卷六	22
卷七	26
卷八	30
卷九	33
卷十	35
卷十一	38
卷十二	41
卷十三	45
卷十四	47
卷十五	52
卷十六	56
卷十七	58
卷十八	61
卷十九	64
卷二十	66
卷二十一	69
卷二十二	73
卷二十三	77
卷二十四	80
卷二十五	85
卷二十六	89
卷二十七	93
卷二十八	97

卷二十九	101
卷三十	106
卷三十一	110
后记	113

卷一

1

河面上的倒影

它拥有双倍的山峦，树木和下午的宁静

在缓慢和从容中复制出梦幻

它们让白杨的树梢，在密集中倾覆

让山峰上的石头变得柔软和沉郁

我注视着这春天里的景象

两只红嘴雀从一半绿草地上飞起来

一只麻点腹的水鸟停留在水中的石头上

消逝掉的影子，总被水面恢复成

原来的样子

而倒立的白杨，它们仍然虚幻地存在

家乡有被我们轻易忽略掉的美

有难以察觉和偶然的发现

车窗里倒退的树木，就是另一种排列

我们回头寻找的更多是秩序的退却

和对家乡的遗忘

时间之美，美在它挽留住过往

我在下午，和父亲走在家乡的河边

我看到他发际上的一层白霜

和两只喜鹊被吸收到丛林当中

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那些暗示，和树木中潜藏的汁液

那些完全不同的生活，和相同的模仿

是我和父亲之间，难以道破的另一种倒影

他的剩余，是我刚发现的河面

他蹲在水边，找寻很多年前的游鱼

他的失望，在满足中长出鳞片

我们在十分零三千秒里，走在河岸边
用缓慢的话语支撑起消逝的倒影

2008/4/6

2

高速路边的羊群
三五一伙，八九一群
在早春的麦田边啃着草皮
田埂上推自行车的人，和它们身边
裹方格头巾的女人，以及远处淡黄的柳树
它们同时出现在平畴上
我意外撞见这些华北平原上的羊群
多少使我有些难受，它们在土地上无辜低头
它们停留在原处，被我甩开
我无法慢下来，和它们在西沉的太阳底下
消除最后的萎靡，等来刀锋上的葱茏
我想慢下来，溶化在路途上偶见的图像中
把塔边的白玉兰，和雕梁上的珈蓝
把化境抖落在它们的身边
把一个首都缩小，刚好能放到一片草叶里
它们反刍的胃部里，留下东方的牙齿
留下春天的印迹
温顺的羊群，在这个平原上跑起来
和车窗上的玻璃一样明快，和灰尘上的狮子一样
把这个春天的路途赶在了一小块草地上
更近的一只羊，它被谁驱赶在这里
而它的孤独，正好和我看遍其它更多的羊群
看到栅栏上垂落下一根弯曲的铁丝
所拥有的料峭大致相仿

2008/3/31

3

母亲坟墓上的荒草
我梦见土冢上的缝隙，它们拽折了草茎
一阵风吹跑了所有的纸钱，黑色的蝴蝶
在荒草里蜷缩，它们像树木上的蝉蜕
抓紧一株草的细腰
空掉的肉身里曾经有一块骨头，飞过我
头顶着的虚空，如今它们选择了停滞
和荒草依偎着萎靡
石头的纹理里藏着母亲的名字
荒草会在又一个春天里，用一片新叶
够住它的位置，如婴孩的手
抓着母亲的乳房
这么相像的荒草，其实已经每年都要
在母亲的坟墓上换掉一遍
蚂蚁和飞虫，陪着母亲
目睹了它们的腐溃，和心有不甘
我梦见母亲复活，一个亚洲的都市
被荒草举起
成排的树木结出了陶罐，一条河流上
奔走着狮群
一个乡村的院落里飞动着五彩的鸟雀
一朵云上安放母亲的棺木
母亲在呼唤着荒草，一遍一遍称它们儿子
我多年未开口的嘴唇上，长着荒草
母亲坟墓上的荒草，扎根荒野
那些漫过它们的渠水，浑浊中的稠密
是为母亲运过来无数细小的土粒
我如果和荒草一样在早年失明
我把自己的嘴唇张开

在雨后，在风中张开
到母亲的坟墓旁边，一遍又一遍
泪流满面地喊醒自己的母亲

2008/4/1

4

雪在消融时留在地上的残败
慢的东西容易使视线倦怠，而它正好是
慢着来，快着走的，它是雪
是一个庸懒者突发奇想时漂泊的踪迹
它选好一种变着法子的魔力，让愚钝者着迷
一切误认为它是轻或者飘，踱步或者堕落
这样的讹解，都是窗子里的眼光
是不屑的倾慕，是浅的白
众多的雪压断老梁，吱呀呀地响
这才是它要对众多瓦片发出可怕的声音
它对待温度如同叛逆者对待教化的姿态
它在冰面上织出河道的围巾
石头上放置不同的帽子
是它耍的一个阴柔的小把戏
躲在地堰边的麻雀，衔着几粒寒风在默诵
锦鸡呼啦啦飞起，掀起寂静的破碎
一条蛮力的河水它跑呀跑
扛着雪花幻变的水滴简直像没命的畜生
河边的枯草，顶着它消融时留下的图案
它要离开这个黄昏，离开树梢时的匿迹
它染白了山野，像我改变一些伪美
留下的残败足以让我醉心

2008/2/12

5

村庄

秋天的树叶，怀着一年的秘密
它们用金黄的手掌，为一个颓败的村庄
怀抱乐器，小声赞美
这无数的乐器，它们接住天空垂下的光线
摇落许多斑点，在土路上
在老女人的白发上，移动着暖色
这棵树太大了，画笔也不能轻易画出
大胡子画家，和戴帽子的诗人
在树冠的枝桠下面，把白颈山雀描绘
山雀的叫声，它有簧片里藏着的明亮
它在村庄的上空，把凉风含在嘴里
山峦包围的地面上，有它翅膀抖落的阴影
它正把天上热的球体，缩小成幻影
像我把迷恋红衣的女人，减缩到只剩下
她留在我身边的气味
村庄剩下的衰败，有枯草不能言及的
空旷，和我眼中狭窄的街道
它曾经用宽阔，欺骗过我的童年
山中的猛兽，它们的凶残，乖戾和隐蔽
已经远小于我对森林心存的恐惧
一百九十九只猛兽，把身影移上天空
老女人的棉布衣服里，裹着儿童
他从她的身体里跑开，像灯盏上的火苗
离开碗里的油，离开耗尽的灯芯
村庄里养着的一万只蟋蟀，在残败的旷野上
此起彼伏，把地面上的野菊花喊黄
黄过任何一片干枯的玉米

2008/2/19

卷二

1

野鸟

几只飞起来了，松开一片树林
向石头的纹理，和空虚的气流之间存在的距离
射过去，掉落的羽毛，像一管原始的笔
在几声尖叫里，写出一行死寂
几乎不能够发现，它们弱小的身子
在高空飞行，或者转身
拍着翅膀在上方停顿下来
它们在卵里建立起来王国，在植物中
维持秩序，在赤裸的蓝天里烂掉羽翼
在草芽里，潜下狐狸的胡须
设置出一泊露珠的池塘
供它们足够繁衍，足够解决掉群落的焦渴
偎依在丛生的树木中
有一瓣月亮，让几只雏鸟安静或者啁啾
而我看到浑浊的河水，隔开那么远的一段
空地，许多隐秘的生活不为人知
神秘的野鸟，扑喇喇飞过芦苇环绕的湿地
它们可能衔走了云朵里的火焰
角质的喙叩开了黄昏展开的孤独
一片一片，落下来一些细小的声音
密集的虫子携带着萤火，和野鸟发出的鸣叫
在大地上，给我留下了
难以言说的空旷和不能揭示的幻景

2007/7/2

2

影子

它跑出我藏在身体里的一只抽屉，像黑药片
在地上滚落，多好的一块重物
被命名为中药的草、水面上漂浮的枯枝
山坡上的巨石，沟壑中发出的回响
这些神秘的来者，被它覆盖上
它愿意覆盖的一部分
它省略掉我的骨头和肠子，我的器官
和毛发，它在阳光下是那么黑
长短不一的旋转物，围绕着我的双脚
贴在地上，出现了另一个我
随着我，和我讨要磨损的内脏
皮肤上的光，以及一个家族的姓氏
我已经厌倦了厮磨，愿意它分裂出
它所要的一切，在地上爬着
代替掉我，再也不要回来
它一点声音也没有，不会痛哭
在我的身体里来回出入，拿着我拿的
爱着我爱的，吃着我吃的
我只剩下一面镜子，和它较量
站在对面的对手，面目一致的竞赛者
从来没有和我分出胜负，潜伏在
我身体里终生窃听，甘心跟随着我
复制出两倍的疼痛，失重的疲倦

2007/6/29

3

不需要赞美
空中的花园，和一道快要结束的彗尾
对于没有土地的王子，没有森林的山谷
是赐予的又一次嘲弄，否定的诠释

鹅卵石、古巷、木板门和沟渠边的青苔
几只移动脚丫的笨鸭，倒映在池塘里的樟树
匾额上的命名，不是王子的整座乡村
对于远走的人，他是蛛网上
通过的一根电线，对飞蝇的命运
包裹着他内部足够耗损的婉拒
王子有神秘的通道，放出体内的蝙蝠
肝脏上的稻田，不会长出稗草
他有小的热电厂，遍布着红色和蓝色的血管
胸腔的梯田上，有不弯腰的树木
他有弯月的短刀，悬在一个人的夜空
他要打动那些快马啊，到达诗歌的城池
从来不用鞭子，他把心脏贴在鬃毛上
贴在他松开的绳子上，在草地上找到去路
找到了看不见的矮人儿，和一滴水中的喷泉

2007/6/7

4

离异多年的女人
她有一辆秘密的手推车，往出租房的
墙壁上倒着石子，和灰
砖头被她用手拆出来，又被粘牢
无法说出是哪种神奇的胶
把撕开的东西
沿着裂缝，复原成一块碎花布
她装墙上一面镜子，对着残花微笑
把疲倦，倒进玻璃后面的红水银里
她养活一盆花，被她用无尽的水
到达花朵的茎部，和不断膨大的根
她用一张便条，把一家老小写在上面

她像雨点，在云朵里居住
或者缓慢地移动
人世还有没有她等待的真实，被她用拉链
在黄昏迅速完成，她在清灯下沐浴
把一只飞蛾看到的魔毯，紧抱在怀里

2007/6/7

5

地板上的污迹
现在努力擦去的，是灰白的脚印
发黑的菜汁，晾衣服时滴下的水渍
我一次一次把地板上的木纹
恢复至清晰
复制洁净，删除污点，让我
迷恋上一个清洁工保留的手艺活
学着把我、妻子和女儿的污迹
一点一点地掩盖
青椒的儿女够调皮的，小的子粒溅出来
易拉罐瘪着肚子，烟蒂磕下许多灰
肉汁从饭桌上洒下，欢宴也有
污点，夜晚的灯光对污点
是一样的亮，而我在忙碌着
这些惯见的污点，没办法让我停下来
会飞的墩布，会流的水
是撒谎的道具，哑巴的工具
对我的家人，对我的亲人
无限制地容忍，默许，并打开
无人知晓的最后一根管道

2007/5/31

卷三

1

嵌进镜子里的幻觉
打翻一杯牛奶，浓稠的液体
洒在桌子上，流吧，镜子和地板不同
正增加着相同倍数的乳汁
摆在镜子前面一些塑料盆，填上土
把虎刺梅，栽进去
它把刺，从背面减掉一部分
整个下午，在它对面坐着抽烟
一个躯壳也叼着烟卷，焦油染黑了
我的肺，里面的人，肺还不够黑
它随意切割掉我的肢体
让我的脑袋和上半身，在里面走动
让我的嘴唇，把女友的挤掉一半
把我的左耳朵，安置在右边
它沿着一个点裂开，锐角的碎片落下
我的一张脸，鼻子以上的掉在地面
胡须、嘴巴、下颌还在墙上，继续裂开

2007/1/4

2

昆虫的趣味
在草丛里玩一会，恣意踢几脚
中断蚱蜢和绿草的亲密，它们会蹦起来
再落下，和我的脚步形成紧张的联系
我不打算伤及蚱蜢的子孙，它们已经把卵埋好
来和我专心玩游戏，触角在伸张
结实的腿在比赛跳远，露出里面的纱衣
惊扰一对情侣，或者两个对手

碰落露水的湖泊，踩倒草叶的操场
它们穿着相同的运动衣，号码一致的跳鞋
用足够的耐心，一直比下去
我要逮住一只，往它的眼睛里滴药水
喂它清风，灌它药片，
让它得到休整，使它跳得比任何一只
都要远，都要快些

2007/1/6

3

闪电给乌云留下捷径
锯开一些裂缝，乌云会迅速分解
若干地盘，雷声以掩耳之势
集结，召唤，指挥密集的雨点
或成为钱币，或成为帘形
风中的雨点，携带着神谕
到它们能到达的地方，在地面的一角
弄出些水泡，或者抱成一团
往低处，往深处，找寻应该找到的位置
这不是一群飞蛾所能死守住的漆黑
不是蟾蜍，不是蝙蝠，发出声音
是乌云，就是乌云，挡住变化不定的阳光
那一道耀眼的闪电，空中的捷径
虚幻的树枝，弥合的裂缝
摧毁冰雹的住所，光焰中冷藏的颗粒

2007/1/7

4

秋风撕掉树叶在空中的指纹
用南飞的几只燕子，做一连串标点
就用黑翅膀，插进空中，滑过一泓秋水

点点阳光，在水面上闪晃
它们要倒着飞下来，击中水中波动的黄金
用枯藤吊些瓜果，藏进结实的子粒
用石头消化掉野花，花蕊遗弃掉花瓣
还要快一些，比山坡上所有的草
枯萎得还快些，河水里的皱纹添了那么多
不用这么多的秋雨，只要几滴
就能磨亮蒺藜上的锋芒，一根刺的指向
一张羊皮上画出的地图，在这个时节
让所有种子包裹严实的秘语，无可隐瞒
还能有什么，什么样的愁苦
比一座弓起来的桥，被风吹得更弯
秋风狡狴，它撕掉了树叶在空中的指纹
它把一年里的光，一年里的影子全部抹掉

2007/1/22

5

交流电

在闸刀前，我施展自己的巫术，读秒
一切都来不及，一小截裸线中
隐居的正负电荷，它们在密闭的容器里
被光，被热，被凶手，被黑团伙
所遣送，所递交，无法说出
这条秘密的路上，驶着多快的一趟列车
什么样的方向和强度，让它们穿墙而过
我听到一台稳压器吱吱吱的声音
电荷，电荷，我熟悉的一个大胡子
安培，安培，多可爱的外裔青年
欧姆，欧姆，你这个深眼窝的女人
你们在深处，浪荡了多少年

才在金属里飞起来，还要用多少个黑夜
我才能彻底结束，对你们的依赖

2007/1/26

卷四

1

两个轮子
两只随行的蝴蝶，触角是叠在一起的
钢梁、弯把、座位，让它们准确地
贴着地皮，并用链条
把它们锁紧，咬合，咔咔地响
散落下辙痕，细的磁带丢失在楼宇的
硬盒外面，这些铁蝴蝶
载着不同的人，发出另一种声音
异样的节奏，反复磨擦的调子
它们是两个熟悉的标点
是一对好兄弟，或者是暧昧的情侣
这些缠绕一起、不远不近的距离
都不是问题，增加的负荷，缩减的花纹
但这些都不是它们所要表达的
所要排斥的、所要占有的
一双脏手套、油迹、和改换的螺丝
以及对它们猛踩的脚，蹭着座套的臀部
又对它们无辜无耻地垂羨了多少年
它们是两只被平行放置的空酒杯
对欢爱的加速度，对冷清的瘪神情
对放逐，对麻醉，对洁癖的追赶
不是靠星光，不是靠冰凌
不是靠泥泞，就会遮覆完全的
它们要缩小成蚂蚁腿上的两个脚垫

蜜蜂翅膀上的脉络

去完成没有预设的预谋

2007/12/12

2

蜜蜂

花骨朵的小杯子，一点点碎开

胖腹的蜜蜂，听到了破裂的声音

飞行在千杯万盏中，醉醺醺，轻声呷饮

它挤出蜂房，藏好尾部的毒刺，在盛宴里

出没，在受精的安排下，带着一把短的利器

它是这个世界的助产妇，酿造情欲的小侠客

翅膀在植物的器官里，沾惹着分泌物

它被不伦不类的美术，打扮成一个提篮子的怪物

和吃油菜白饭的南方农民，住在路边帐篷边

它是没落的贵族，裹着金的外衣，腆着肚子

它是中世纪的骑士，用武器征服花朵的疆域

它是游吟诗人，在民间流放

它耻笑神话里的白羊，被赋予欲望的冠冕

它懂得暗示，熟悉音乐，做一些小练习

对盛装的蝴蝶在寂静中跳出的舞蹈，欣赏有加

在落日时分，用圆舞或八字舞，返回蜡质的巢里

如山寨里的匪贼，卸下劫物，把暗器贴紧自己的腹部

2006/5

3

蚕

蜕掉一层一层外衣，如幽居的寡妇

几次以后，裸体还在外衣里完好地包着

足不出户的幽闭者，相同叶子上伏下来的清教徒

饥饿的殉道士，在脉络之间寻找到了食物和水

在窒息的空气里，在内心的沙漠里坚守着一片绿
丧失了骨头以后，长久保持着节妇的哀伤
不断用零食填着欲望的深壑，或用小的劳作熬过青年期
另外一个世界里的时装秀，憋足劲增肥的美妇人
绝望得不食不动以后，再换去一件不合身的衣服
露脐，坦肩，裸背的时装，它不敢试穿
直到自己把自己幽禁在厚茧里，把块垒盖成一座房子
它们绝大多数被煮杀，在蛹的时期被缫成丝
被赞美，被终止，被戕害，被禁欲，少数的
被选中，衍变成飞行的蛾，称为完全变态
披上银衫，涂上脂粉，像一些有使命的贵妇
耗完生命，无节制地成为幸运的产妇

2006/5

4

蝉

在树林的教室里，一直高谈着算术
似乎遭受惩罚，或者怀疑自己的答案
同类之间的争辩，解决不了夏天的难题
累了，倦了，一滴露水，一阵清风
成为左邻右舍的听众，此起彼伏的算计
会克服什么，诋毁什么，毫无意义的抗争
使白昼的庄严，在聒噪中消逝殆尽
使蟋蟀对夜晚的仿声，越发滑稽可笑
撕肝裂胆，声嘶力竭的背后，是沉默的光影
在移动着树枝的衰老，改变了叶子的颜色
是螳螂举起弯曲有力的前腿，悄悄走来
是炎热的闹剧，覆盖上云朵的帷幕
躲避在高处的小丑，隐匿在暗处的口技师
玩弄的阴鸷，争吵不清的复杂命题